闕名

竹居毅廑

全唐文

卷九百八十二之九百八十五

全唐文

卷九百八十一之九百八十五

闕名

竹居致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二目錄

闕名二十三

對剉草誤斬指斷判

對造瓦判

對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對公酒後時判

對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對庖人進炙判

對甲爲食官判

對盜酒判
對夢殿上有禾判
對寢延部人判
對詐稱官銜判
對部曲判
對婢判
對買奴云是良人判
對奴判
對奴死棄水中判

對夢冰下人語判
對夢處女鼓琴判
對正室爲門子判
對告㓻判
對官户判
對竊錢市衣與父判
對折指判
對病疾判
對卧大夫簀判

對縣君死復判
對男取江水溺死判
對男取江水溺死判
對男取江水溺死判
對溺死判
對溺死判
對同姓爲主判
對主者不杖判
對寢苫枕草判

對奪情腰絰服事判

對輿屍謁廟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二

闕名 二十三

對剉草誤斬指斷判

甲雇乙剉草乙睡誤斬指斷請保辜不伏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蓋取諸用有適於時六職五材既攻金而攻木服牛乘馬亦秣之而策一作莝之甲有雇求乙爲傭保徇乎輕篋式供朝夕之資摧以生芻無乖阜養之事人或困寐譬驪龍而自失指致見傷瞻螮蝀而誰敢遂令食黿不効空怒子公喻馬元非豈齊莊叟誤由彼巳歸全

既謝於垂堂損乃自貽在理孰當於毀櫝保辜之請法未可依

對造瓦判

甲雇乙造瓦口五分畢計其全乙不伏

工商異等埏埴殊制故有質茲土化均貨日中乙也徇業求傭偶鑿坯而取給甲則溺情豐屋冀如雪（一作雲）以自潤雖載弄牀瓦故無取於舉全約以陶穴亦何驚於瀓漏且全毀興訟雇買異儀雇則不可計全買則合徵成算乙之不伏誠則有詞甲之無良訟宜從記

對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和其神人亦在酒醴能善乃事則惟司存故陶器必良旣

麴櫱以云備六物式序必黍稷而非馨今者周官列職徒

聞於五齊憲府舉非或虧於九穀尚覔罍恥緫貽神羞旣

無餘之起訴何有詞之能代

對公酒後時判

甲爲公酒後時爲主司所詰辭曰酒材不足

酒以成禮國之大經祭祀賓客咸賴其用甲惟賤伍掌我

斯職不率其度旋聞後時水泉必香無傳清苦火齊不作幾空賢聖主司方詰甲乃有詞酒材不供鼎書難議明庶折獄君子攸存噬嗑論刑恐貽遇毒

對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甲爲酒正以水和酒入於王之酒府法司劾其矯濫訴稱時供六飲以爲涼不伏科

五齊分名陳乎式法六飲成薦差以時序明其有則誠以無彝率由典常俾克永世是以用光朝覲湛露興詩取備烝嘗質明行事資以王度入於天府茍或不懲亦何專一

惟其酒正職在奬人非作僞以心勞實陳力而就列相時後動跡匪踰閑師古而行事乃從禮四運其易六飲攸供佇以稱涼爰資受和俯銀床之露井始汲香泉泛玉斝之流霞旋開聖酒若三軍之盡醉卽見投醪分八罇之立儀斯成薦飲炎光在候正有叶於頒冰清虛坐升序將捐於溽暑官無留事責乃非宜未覩旌功奚爲蔽善將同矯濫何至寃誣法司自且不明酒正誠非忤典

對庖人進炙判

乙爲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訴云當有讎

事

相彼庖人政司口實式調玉饌以薦金門屠蒯之德莫如陳政之饍巳作執鸞刀而袒割蟬翼必裁揚獸炭之赫曦鴻毛罔燎以此而科情則可知況乎鼠竊蜜（梅一作申巳申）寃於吳日髮生肉内豈獲譴於唐年請推饍人以雪庖者

對甲爲食官判

甲爲食官準赦合入五品所司不許

君有充庖臣實司味是掌公餗以供王舉甲周均仲畀位涉膳夫漢類高祛秩登食監鼎俎斯設刀匕是供屬澤降

紫書榮頒朱組黃香之秩咸以云增潘岳之階獨當不進所司陋其烹飪黜彼乘軒昔筍餌立誠既加都尉壺飧著節亦拜大夫以愚所窺合霑錫命

對盜酒判

卓媼翁勺正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占 滯而翁賓客猥售獨收其利媼告伯方便取 不

媼翁接閈危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何能大售頻遇畢公之竊闕煩小盜教其養犬蓋以防人聞夜吠以雖懲在春

醪而傾滯素蟻空汎鄰中之賢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謗以寘刑名

對夢殿上有禾判

乙夢太極殿上有禾三穗跳而取之得中穗其友賀云中台之象人告其妖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踰動則奚軌乙位居堯岳名列漢藩擁百姓（一作城）之寄乘六夢之吉朱門雄雄虛受冠蓋翠樓奕奕傍挂烟霄同唐叔之得禾身居大殿異張華

之博物忽踐中台覺後成空賴功曹之來賀失而復得允蔡茂之高班夫何妖哉古則有矣告人無識其若是乎

對寢延部人判

撫州別駕豆盧安舍正寢延部人乙弗乾公事稟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豆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緝化題輿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士元之躅爰於正寢延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據理何乖於卽事王子之臨

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將有昧於條章安既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對詐稱官銜判

辛詐稱官銜取給州縣所司以僞論不伏仰正斷

辛在德多涼於朝不齒九班之榮未及三思之志闕如妄稱爵里之尊以求州縣之給詐難久恃僞果自彰行詐爲官仲由以欺天見諂言僞而辨少正以左道亦誅前史以舉其不然在律又繩其有過理宜緘口何恤薄言

對部曲判

已男準格不合取部曲妻違者被繩訴云强幹弱枝竊將益利未知合利否

國家每軫納隍偏憂邉徼在庸微之俗隔良賤之婚千頭之奴具傳其號百姓之女罕聞其卜故爲罔冒取陷刑書何强幹而弱枝非愛人而治國議事以制非我博哉斯之謂宜確乎不拔

對婢判

命官婦女阿劉母先是蔣恭家婢被放爲客女

懷阿劉娠出嫁恭死後嫂將劉充女使劉不伏

投匭訴

阿劉母先從侍兒放爲客女夢虵納慶先含候月之胎附馬申歡即就行霜之禮纔欣執盥仍誕弄塼旣而李善主君俄驚闕室仲尼兄子欲契宜家遽擁妖妍將充媵娌徒爲枉抑終見稱張望彼劉閨寧甘誦賦均夫鄭室聊事薄言論母旣謝萱枝按女即非桃葉方欲指腹稱賤憑胎索娌自可以大匹小將古明今劉氏若屬蔣家秦政須歸呂族據斯一節足定百端

對買奴云是良人判

王丙於趙丁處買奴勤心至家一月餘日乃自云是良人丙告縣勘是良人科趙丁及奴罪申州州斷科趙丁其奴無罪

美言可市老經之格言聚人曰財象象之明義王丙室盈龜貝持貨蒼頭雖挾諸罷之規終成教子之競經三十日非關買者之傚依三千條須結鬻良之罪趙丁宜從縣斷勤心難聽州裁彼此攸同斯爲可矣

對奴判

下士有僮指千爲鄰人所告縣斷不應云遇廉賈五一作金之所致州覆無罪

爵以馭賢祿以頒士去嫌守職雖殆亦榮捨道成富存官所醜況位雲下士利掩上農千指家僮等江陵之橘樹萬金賈子均洛陽之富商畜伎旣埒於卓孫遇業頗同於翁伯財之所聚但覺浮雲訟之所興果爲鳴鼓雖州縣兩斷片折未分而鄰人一言商亦何玷士且同於賈暨州頗昧於正刑是可忍焉孰爲過者

對奴死棄水中判

丙奴死不埋棄水中人告之

丙爲不道魚鼈何親情之不良僮僕是棄愛其有力未聞削舟之恩欺其遊魂更比懷沙之慘雖不封不樹家僮無葬送之儀而載沉載浮甲令有棄屍之禁告言不謬刑典宜申

對夢冰下人語判

得甲爲人作媒云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當仲春成婚乙告甲誑惑

甲以判合爲資行媒是務瞻言匪斧有類因針爰求六夢

之徵告以三星之會微波可託豈脈脈於輕冰仙漢難攀
尚盈盈於一水將同竹鳳之驗有符芻狗之言乙以至人
所無告其誑惑必人同趙壹術等周宣王濬懸刀不聞加
罪仲尼曳杖未陷深愆

對夢處女鼓琴判

乙封侯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顏
若苕之華後遂納國人姓爲內子御史劾其僭
訴云夢應也

國以定封邑惟利建社稷是衛邦畿以藩乙將度土圭

設其苑序式遵厥度宜立其家鳳凰之兆未期桃李之妖將至剛柔自應精爽潛通吉以有祥將一作符表神來之兆庶乎無亂理齊藏往之感位在通侯夢茲處女橫角枕而就寢見鼓琴而作歌熒熒之詞聞彼魂交之日夭夭之質覩茲形開之時六夢之驗若存八徵之候如會納爲太子誠類小君稱僭欲繩未通平典

對正室爲門子判

甲多諸媵之子乃以正室爲門子令限出入或人告有違不伏

五常之教以經王道三族之別則辨人倫正昭穆以承祧分嫡庶而繼代必誡差忒克明敦敍是以微子從禮捨其孫腯獻公汎愛立以奚齊璧埋太室之庭楚則違命寶藏恒山之上趙乃知才順之克昌易則生亂苟至於道訟不可成甲齊其家宅心知訓鐘鼓思樂早聘問名媵姪從覿仍邀卜姓自殊南陌豈秋胡之遲迴寵若東山即謝安之攜賞於是慶徵蘭夢義感桑弧探社金而屢祥列階玉以分照同石駘之六子庶孽斯聞均衞家之一兒冢嫡其取受崇立長有以代親詎黜商臣非取厚於江芊寧謀伋子

亦何怨於惠公趨庭旣學詩人正室遂爲門子達其禮典
穆以閨門掌政令而攸歸限出入而奚失信居家之理寧
父子之嘻或人所陳深爲未可

對告密判

雍州申綿州告密囚王禮告本州人有謀反行
至散關夜已將半關吏以其夜到不爲開門禮
緣事急遂越關而度至蜀守所告關令趙秀幷
自首越關事到神都法司斷秀應爲而不爲主
簿批爲不當舉牒議卿判秀當知反而不告下

符科結秀經廉使批訴仰正斷

王禮生於劍表長自巴中身在重關之外心馳魏闕之下踰岷越障雖效赤誠觸網冒羅遂縈丹筆何者但緣謀反律有明條本州既不告言他邑寧且寢默必也同夫兆作一風火應合控彼星昴何須乘夜犯關侵宵越棧異田文之徑度不聽雞鳴殊孫龍之縱辨無論馬色雖未詳其五聽聊請叩其兩端告密縱使非虛越關無宜首免

對官户判

官户炙面送掖庭舊有疹疾所由以非五十以

上不許

俾彼舊章聞於白粲嗟夫賤妾隸我丹書當年且欲於役身稱疾式瞻乎炙面平陽白髮旣乏子夫之容應門綠苔爰閉掖庭之恨薄言之訴情或可哀壯齒之年且殊知命嘉所由之直筆執法不回想官户之循涯吞聲未爽

對竊錢市衣與父判

丁竊錢市衣以與父父曰邑長如是使詣縣首丁往長問之具以父言長以衣賜其父錢主告長縱盜

盡敬事親居致其樂永錫爾類將爲色難丁也無良斂怨爲德殺牲之養猶曰不仁竊人之財誰謂其孝動生悔吝行乏義方惟彼循良是稱邑長飲冰壺以從政播清風而成俗用既戒惡觀過知仁將順一作顧綵衣之歡以原丹筆之罪雖聚蒲惡子難以法寬而偃草小人或期化理諒從權而適道豈撫俗以隨時錢主薄言誠稱縱盜宰君善政可謂勝殘於予何誅將子無怒

對折指判

甲緣木損折枝指謂三疾數足官不許事

甲稟氣陶形偶華胥之代輕軀弱質謝都盧之人不能鑿井耕田翻乃奔林緣木不損其枝指蓋是懸疣雖折一枝幸袪數外之累卽圖三疾便爲非分之求理不可依宜從告免

對病疾判

得甲爲郡守賜告養病而出界歸家法司科罪

甲不伏

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卧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忝列

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臥疾雖比迹於古人潁川流譽何靦顏於今吏膏肓所及知藥石之無施肝膽具披果祈求而有遂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斷非斥吏欽漢相之高風才不逮人招尸祿之謡謗予告賜告議理懸殊應爲不爲自貽諸咎不敬之罰曷所逃刑

對卧大夫簀判

甲寢卧大夫簀執燭者請易竟不改而卒

喜怒不時患生腠理營衛失度疾起膏肓是以長卿文園

空傳封禪之草劉楨漳浦亟聞埋玉之悲人誰不亡道貴
從正身尚正矣哀亦何傷且衛臣不祿猶陳尸諫楚尹屬
纊城郢爲謀春秋書之用旌厥善況銀燭曟晃以流照華
簀輝煥以潛鋪旣不率於典常法宜加於僭擬必因國君
之賜有符曾氏之詢過也非文童子何識

對縣君死復判

縣君死於路所由不以綏復於右不給役車遞

還

眷彼縣君征途有疾庚子戒日止鵩生憂辰巳臨年巢雋

起歎東流逝矣非首長辭遽委魄於松門奄歸魂於蒿里不祿公館須申皋某之儀屬纊私家卽罷求幽之義禮有明說焉可輒違準例合得遞車所司如何不給但比璧用刑須窮兩造鈞金察獄必聽五詞公私之節未明左右如何定罪請更詳委方可要終

對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爲之服

子乃因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甘旨必在於無

違承顏克遵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庶南陔之不虧豈東流而永逝掌玉玆碎庭蘭坐歇顧斯惟疾之憂恐阻長筵之樂既不彰於梟服誠有切於斑衣雖失禮入刑合寘彝典而割情循養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孝無寘蕭何之律

對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爲之服

顧乙行繼人志舉美天經嘗申不匱之誠每竭服勤之養

母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將植杖之男當淇抱甕之役
異曹娥之父無復還屍均屈原之妻空餘往恨眄瞻前詰
旣有同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不服欲寘
何辜

對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爲
之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盧之思何極
扇枕溫席造次無違候旨承顏欽從所好屠雞畱膳不爲

執友之賢求鯉探泉兼入鄰家之饌順慈親之旨忘愛子之勞屬以迴浦生風長江起浪因玆汲引遂見沉淪乙類姜詩無復弄璋之念男同精衞空搖銜石之悲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苟全於孝取叶隨時既有符於古風恐難寘於令典

對溺死判

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自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斷以疑

語稱有朋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同舟共濟呂安

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何以仰止欽賢是慕想彼甲乙道契筌蹄況漲海之雲若見蓬萊之樹棹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之謀身情乖拯物覆舟之慎想伯夷而載虧驚濤之遊歎伯昏而遂遠三命有極百齡俄謝禍兮難倚寧收轉壑之魂比之匪人忽覩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詳刑在乙寧宜寘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絕律通人情乙惟無咎庶從平典用叶大倫

對溺死判

甲與乙同舟旣而甲懼水自投因溺死其家訟
乙故殺縣斷以疑
鴻爐賦象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下捨宣尼
興其歎息吉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眷言甲乙俱涉大川
懸流波而得朋理征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宛若神仙
甲乃懼水而投遽嗟沉溺波心乍没還疑觀影之人泉路
不歸便是懷沙之客然則渡河奏曲曾不爾思逝水沉魂
自招其咎家人有訟虛陳故殺之端乙旣無雠難寘惟輕
之典薄訴不伏理合哀矜縣斷以疑殊乖部察以愚管見

釋放爲宜

對同姓爲主判

甲妻亡無主後者乃命同姓主或人告失禮所

由科之

美而無子賦以碩人生也有涯歸乎大夢贄榛栗而方就

據蒹葭而何辜眷言於甲倏喪宜家鳳凰于飛八代徒兆

蛟龍中絶一劍空悲扣盆之哀但取傷於對簟懸弧之義

本未徵於夢蘭有歎溘先無以爲後爰邀同姓將陳主喪

三祖思崇五哭攸設永惟哀戚誠則靡捐撫以禮經猶爲

未達且男主婦主之道同姓異姓之儀抑有前聞奚宜此謬蓋匪慎諸坐貽差互至若婦主必使異姓厥義彰乎外成反是不思捨禮何立道有取於宗婦事非屬於族人甲所爲喪誠爲不法哀與弔影雖撫事以傷神迹未吞聲罪恐餘於滅耳

對主者不杖判

甲卒女子在堂無主喪者命同姓主之喪者不杖令女子杖所由科失禮

男主女主則異其族苴杖削杖而別於儀良無扈扈之嫌

用竭親親之道承家有託亦何詢於異門繼代或虧乃陳攝於同姓甲年馳石火光陰坐沉訓絶金籯允嗣非立若敖之餒固冥理而方嗟鄧攸之謠諒天道而多懵桑弧靡設詎憂嵇紹之孤葛覃在辰空有緹縈之類謝庭窺雪奏歌詠於常時蔡氏知絃輟娛歡於是日三星尚阻未及有行五哭斯崇奄嗟無怙喪主既非棣蕚輯杖固屬摽梅同切昊天寧遺巽位撫禮深達將譴何憑則予一人諒斯取而不謬惟刑三復宜伏念於無辜

對寢苫枕草判

甲雅修士禮爲宗黨所敬居斬縗寢苫枕草閭里化之御史劾其惑衆

甲修道訓允乎厥休宗黨稱其有儀閭閻美其惟孝而夜壑匪固風林多感雖就禮之則俯同縗絰之儀而由衷之心無奪純深之至寢苫枕草抑惟寧戚仁里德門所居則化御史驄威電發隼視霜雄坐非平仲之仁行問治長之罪且鄉人化善則寘刑章鄰母興悲欲從何典既有明於古事亦何滞於今科

對奪情腰絰服事判

甲腰經服事既而曰不卽人心致仕而退時謂

非禮稱人蓋善之

出師正邦大易有象率義殄寇春秋則書用孚中行攸往夙吉以威作慝取渙於羣甲閨門罹凶苴麻纏疚喪則寧戚義能繼恩痛深倚廬雖授杖以不起政急分閫或執兵而啟行介以趨軍經而躬役魯侯金革我直以興晉襄墨縗彼釁而動克壯輿輻能續豕牙任長子以帥師利元戎以光濟策勲苟進不卽人心致仕能歸何睽孝體有爲也無仁乎得反經以合道胡責善以非禮

對輿尸謁廟判

鄭太曾祖亡輿尸謁其家廟人告狂怪

聖人設教蔚在蓬山諸侯立家藏彼栗主豈惟孝子不匱

薦烝嘗於四時亦取孝孫承家咨吉凶於五廟鄭太迺祖

厥德嘉聞有彰良弓克傳投筆從事孝比參也在家必聞

勇超仲由從政何有或胡塵暗塞漢將鳴鼙逐金革之威

唯聞死節登玉門之險不見生還輿尸方弟子之凶掃埏

合鄉人之禮所謂去死事生來宜廟謁薄言狂怪何太疏

遺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三目錄

闕名二十四

對里尹爲主判
對著服六年判
對著服六年判
對哭子哭夫判
對哭子哭夫判
對父在杖堂判
對練祥羣立旅行判

對祥鼓素琴判
對斷屠判
對屠龍判
對射牛判
對驅犢蹊園判
對殺牛判
對爲父殺牛判
對不埋狗判
對射猿判

對死官鵞判

對斷屠月殺鷹判

對養賈兒判

對爲硩蔟判

對殺鳥獸判

對解鵲語判

對神爲異聲判

對解牛鳴判

對釁龜判

對家貧致墨判
對元衣判
對讀衛生經判
對太倉耳缺判
對㮚氏爲量判
對度判
對斗秤判
對貯藁判
對磑分利不平判

對鏇樹爲杯椀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三

闕名二十四

對里尹爲主判

乙妹無子寡而死請里尹爲主決曹掾科其違禮訴云其夫無族

喪則有等自辨於重輕禮之所行亦崇於節制乙以天乎降戾斯殞其夫則穆伯早亡鄧攸無嗣嗟其泣矣何痛如之永懷夫黨無親因求里尹爲主禮則然矣人何非哉且決曹所稱亦何加止蓋以喪也寧戚禮則因情姊憂去官

見稱於陳重弟服去職著美於譙元斯則事之有由一作猷言也何爽得失相半斯之謂歟

對著服六年判

兗州人平辯受業於田才才亡辯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辯妻遣女上策稱寃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不學牆面先哲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軌孔子要道逐楊震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元而東去田才地鄰鄒魯俗富詩書水接沂川家傳禮樂白圭無玷孫標席上之珍

黃金可輕獨貴林中之寶乎辯伏膺道術企足風猷訪顏子於淹中得田生於稷下葉抽槐市鼓篋笥而踐緇帷花發杏壇整襟裾而趨絳帳一登閫閾幾積寒暄知十之業旣宏在三之敬尤重專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負杖晨歌梁木由其遽壞荒階積雪徒觀東郭之蹤逝水驚波無復西河之氣師資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舟木葺苫廬於墓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遷移葭灰屢變墳抽細草撫書帶而增悲牖挂殘絲拂琴絃而永慕刺史褰帷魯國剖竹雩壇馮熊軾以宣風樹隼旟而展化以爲非禮將作

異端不樹甘棠之陰翻行叢棘之酷昔門人子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釋於禮稍乖三載錮身在情何忍但以事符公冶繫犴獄而多年命比緹縈仰鳳闈而長叫縻使郵星整俗驛傳宣威正豸冠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女既陳請使又彈非霜簡載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既發覺一面何使逃刑宜降朱轓用直丹筆

對著服六年判

兗州人平辯受業於田才才亡辯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為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

年辯妻遺女上策稱寃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業擅籯金道光珍席夙漸升堂之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還如北海之前函丈摳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辯雩川童子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豫受專門之業庶祈榮於青紫希變采於朱藍日就月將罰水疑之恩何極陵夷谷徙頹山之痛已深舊宅凄清空聞絲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嗟二物之長收顧百身而莫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對松楸六遷檀柘曩時儒肆喜遇祥鱣今日凶廬悲逢弔鶴論

情雖會於寧戚據理未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道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少女以銜冤伏奏雅叶於雞鳴大使以糾慝彈豪正諧於隼擊即宜錄奏伏聽宸衷

對哭子哭夫判

季氏夫子喪哭不捨晝夜鄉人告違禮

季氏令質幽閑秀容綺豔事夫有道荆釵見美於梁鴻訓子多方布被推賢於孟母為善必應天乎不仁三從靡依兩喪相次欹枕之淚空灑倚廬之望莫依不捨晨昏深符

禮制一作則

對哭子哭夫判

哭子哭夫事

喪子之親哀情已極喪夫之婦爲怨難勝非無寡鶴之悲豈息驚猿之痛然喪夫喪子悽感雖同而哭子哭夫禮儀須别穆伯之卒已有前規敬姜告言一何無識縣丞行罰之日於禮已違嫠婦自貽之愆在律難恕顧茲刑憲並合推科

對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居母親之喪茹荼飲痛踊旣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遥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桂樹猶茂執椅桐之杖上芝蘭之堂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對練祥羣立旅行判

丁三年之喪練祥羣立旅行

丁為人子持乎喪服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無虧送死之儀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孺慕鍾創鉅之悲酷有荼蓼之苦辛壁日不停練期何及毀不滅性痛感終身道在慎終義存追遠人來輒語禮稱忘哀羣立多爽於事宜旅行有乖於物理二途俱發一罪須科

對祥鼓素琴判

戊祥之日鼓素琴鄰人告違禮

執親之喪行孝之道出入不當門隧升降不由阼階苴縗在躬溢米充食恨纏風樹痛結寒泉舉號已見於心擗毀

瘠載聞於骨立念親之在土哀親之在外寢唯枕塊居必倚廬隙駟不留祥期奄及既除凶制奚鼓素琴示人有終於物無犯食醯猶許奏樂何辜請從雪滌庶符冰釋

對斷屠判

京兆府申奏勅斷屠百姓造罪不止未知合不

聖上德合乾坤情深惻隱將廣厚生之道爰崇去殺之文受緩禮於前經懲噬乾於成象三鄽鼓刃有禁班行百姓造罪無令止息京兆以人多結網即謂臨河以皇上之仁深見裹中之信及論設網之子即云盡欲求魚得鑄劍之

夫何必皆緣斷馬事煩言上夫復奚疑

對屠龍判

丁以屠龍爲業乙告不經

鱗族惟錯實繁有徒人不知非龍實有智風雲遇坎見困豫且變化逢屯充膳夏后丁以詭俗爲事遊刃非物或異仁賢罔識悔吝何則犬不言殺前哲良規馬重有功後代明訓況四靈之貴萬化之資匪惟瑞啟漢年固以仙登軒帝以屠爲稱豈不作法於涼以律繩之可謂自貽伊感

對射牛判

萬年縣申王祚告侯明射牛明疑狼入圈中齧牛將弓射狼誤中牛事

三光赫赫牛星紀於北方八極悠悠牛山建於東國錢塘水上遠浮金鎖之輝蜀郡江前遙沉石犀之影豈止拔蹄戴角玉鞅華鞦南州聞果下之名西域表花津之異固以禮標極敬大祀資於潔圭易贊神明引重憑於致遠由是降茲綸綍著彼科條姜牙絕其鼓刀庖丁息其游刃侯明鄉閭賤品稼穡庸夫常傳甯戚之經久習高堂之法西河資產希十千而萬計東州奔駿方一日而千里俄而野心

興暴縱目爲災引辭角之雕弓控青筌之箭羽異天弧之
垂象空法向狼之星殊封禪之舊章便爲射牛之事誤殺
不禁著自彝章罪疑從輕聞諸古實

對驅犢蹊園判

乙驅犢蹊丑園丑怒畱其犢乙訴强刼

人守堅貞克終無替苟失廉節其奬斯生乙棲心邱園託
志閑雅忘負鼎之事從扣角之遊徘徊泉石躑躅林草雅
志情遠防微理乖事須正子夏之冠避朱仲之李豈得牽
壽春之犢踐於陵之園人而失圖一至於此丑也奚據罰

彼何深所損既在於場苗取酬便過於佩犢叔時作喻蹊田罪輕邱明述事奪牛刑重前文已決後見須依

對殺牛判

景告丁殺牛事丁別款景鑄錢州斷盡處極刑

使出從徒

議獄緩死先典攸慎聽言觀色法貴詳平刑罰暫虧手足無措眷彼丁矣有異里仁見蒲葉之生春無聞曳耒入桃林之鉅野爰事鼓刀遂令河渚風秋奄沉星彩蜀山路險不見金生景匪良交遂來相訴芳蘭入詠遽展契於風雲

叢棘議刑幾窮詞於刀筆搖尾求食斯之謂乎朝歌殺牛理非謬矣方引循環之辨翻露鑄錢之責緬監厥跡奚其若斯未盡金潭之由更起淮陽之獄州司振藻處以極刑使者彈毫將爲徒坐諒哀矜而勿喜何輕重其若斯狀外不推使司得其折衷案中論死州法酷其深文結以徒刑吾無間矣

對爲父殺牛判

韓孝隨父行牛驚觝人恐損父遂以刀殺牛牛主論告孝請價賠塡事

天經地義道冠生靈立身揚名德光終始見危授命宣尼以爲美談臨難捐軀馬遷述其遺烈韓孝忝曰人子先隨父行逢瑩角之初驚似衝燕壘遇奔蹄之暫躍若走秦郊倉黃貽性之憂倏忽慮危之患霜鋒一舉若庖丁之刃游冰鍔聊揮似宰夫之斷割原始雖稱犯罪要終未可論辜既符名教之規還申壯勇之節酬價匪虧公理與直有憾私家庶叶平反之詞以表從輕之典

對不埋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埋訴非掩骼時

惟犬守禦居人是安混雞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傳於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相聞喧雀成譁表貧吏之節噬䠎起戒陳爲主之誠何畜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死知殃預兆未銜吳相之衣遘斃遄深爲食驪姬之藥流穢行路彰聞法司舉過從僽事關京兆且㪉惟從棄孔聖之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爲得

對射猿判

戊至景乘舟來峽射猿中之黜其職景不伏

沉沉長江巖巖峻峽波瀾沃日嶺嶂橫雲路出東吳即是三聲之地途危西蜀還尋萬里之橋顧惟彼景在茲于役乘流振檝方從赤馬之遊滿月彎弧遂落元猿之影雖同養由之妙終致桓公之黜於人則事乖親愛在獸則理切肝腸彼或可傷此何辭黜

對死官鵞鷺判

乙養官鵞鷺多死或告不以人養鳥

池籞大開羽族無算乙忝吏隸職養官鵞鷺諒須盡心能識其性稻粱可遇蔓藻堪遊浮積水而連羣向長風而鼓翅

遂其棲託終冀繁多倦鸚鵡以樊籠樂鵁鶄以鐘鼓以人養鳥不死胡爲儻或類玆如何免責且片言折獄白古攸難理宜再詰是非不可輕爲與奪

對斷屠月殺鷩判

甲以蒺藜飼鳦子致死鄰人告斷屠月殺鷩子

丁家韲泥載聞於頭禿黃氏把火旋見於眼傷甲之無良情則非善以蒺藜而充飼三子俱亡無桃李之垂陰一朝被告迹符周氏罪挂湯羅循情合科準狀難捨

對養賈兒判

丁養賈兒能馴擾啄人㲉不伏賠

丁爲拙好收養賈兒日月淹延羽毛成就逢人不懼遇物無驚有鴨羣之精神得鸞斯之風彩楚鳥旣非別族吳鵶亦是一宗未能甘鼠已聞啄㲉烏未損物人則何辜卽索賠塡恐非通允丁稱不伏理亦無乖

對爲晢蔟判

甲爲晢蔟以十日號覆鳥巢

順時之令則無覆巢作災之禽固資書版陳之禮典布以人倫苟或在辰克用茲道是以有鵶萃止爰結興於詩人

見彈而求乃寓言於莊叟長沙夭性入室貽凶㞢皐陳誠毀巢標喻哲蔟氏職惟斯掌務乃昭明有均大羅之躅是忝虞人之効將去妖鳥式徇其義旣切惡聲庶無全卵日號月號之法書而不僭從子從角之規用則斯備周典非昧方書是懸均射隼於高墉豈巢鶴於外戶將使鷙鳴緒闐疑同反舌之無聲聯翩影搖隨退鷁之不駐事非詭妄告實欺誣諒稽十日之號難寘三章之典

對殺鳥獸判

今有過而殺傷鳥獸者甲以人成之

大羅以往禮猶因襲豢龍斯廢法亦罕聞自我化及豚魚仁霑草木放楚王之鵠不咎使乎驚梁君之雁豈誅行者獸肯豐草鳥棲平林一角以瑞於昌期九苞載叶於仁義瞻言過者豈得傷乎必也百獸異倫六禽殊類稻粱空費庖廚未供遇而見傷亦何矜其非政捨而勿問庶得令其惟新甲以人成恐乖中典欽哉惟恤寧失不經

對解鵲語判

乙被告殺夫縣執之訴稱鄰婦不伏其罪郡以鵲來相告將可爲徵者

道存皆應感至必通能分禽獸之言豈専夷貊之隷公冶長之縲絏鳥語知非介葛盧之犧牲牛鳴辨數始由人聽終見物情乙以氣烈剛腸寃深反目素不謹於帷薄終取敗於嫌疑行茲亂風自抵邦憲徒嫁禍於鄰婦冀逃刑於我躬屬郡縣察微輕重不濫比夫窶數知來頗類乎方朔驗茲鴝鵒取効何異於公明古而有徵今也寧惑殺人之罪按律可求孽乃自作死將誰緩

對神爲異聲判

甲邑里有神爲異聲所不供太陰之弓請科之

訴云掌非武庫

至若日月薄蝕君臣著象夢轉歌於童子聞取幣於嗇夫伐鼓迴輪有祇膺之事迹陰弓枉矢開救射之規模義雖責於上公物終列於庭氏藏非武庫救卽羣妖何邑居之有災見主司之不務殊若在已近欲幸人既闕五兵之伐因虧十日之號實忤於典良尸厥官思取義於礫禳請論刑於徽纆

對解牛鳴判

乙聞牛鳴云是生三犧或告妖妄欲科罪不伏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故有夷蠻之隸實司鳥獸之語乙波流未息克廣前書精義不窮旁通異類告稱妖妄欲抵刑章郎科介葛之辜實恐冶長非罪以令況古不坐爲然

對釁龜判

甲釁龜不辨名物將罪之云且釁而後辨

有龜之德徵神爲用稟靈千歲遊質於芳蓮納錫九江彰名於禮物取其象事知變占事知來然以寓莊周之談士聞曳尾挂豫且之網寧知刳骨緬懷於甲時惟卜人將言釁龜以考其象理宜別諸名物定乎吉凶俾春夏以宜左

右必順有紊於制實惟伊何欲寘戾焉事可訊者何則取十朋而分睍弇乃先釁以爲尤參五行以觀兆數雖後辨而未失覆其兩端願言一問

對家貧致墨判

易人家貧致墨以自給科惰農

藏往知來道高三聖內貞外悔名重九江所以大決狐疑先定人志焉得捨其三易紊彼六官賜帛無聞仰滑稽而慙妙致墨多中知傻句之不欺覺筮短而龜長遽變常而易業雖百錢取給有慕君平而四體不勤孰爲夫子智有

所達鑽祀骨而觀貞神則何施抵凝脂而獲戾且以業爲兼善才貴多能端策拂龜罪不加於詹尹收罟解網刑請寬於易人

對元衣判

季冬命元衣督護貞來歲之慶華人作而揚火以非青純而不致墨執法告闕於太常訴云主巾笥者之過

道月戒期周乎四海卜年貽慶稽彼十朋華人職在巫咸用方心而考吉材均季主負圖背而知來拂此元衣異夫

青純有殊命寶何能致墨執法以簪筆彈珠且問九江之錫主司以巾笥藏骨莫辨千年所畱既虧玉兆之獻須抵金科之罰徒爲薄訴誰之過歟

對讀衛生經判

甲讀衛生經而知吉凶乙告違敕法司科擅卜禁刑

圖緯垂文龜蓍著象聖人操洞微之柄達者究索隱之端故知盡性窮理惟賢與聖是以魏稱管輅晉有景純卦成而洞曉吉凶繇發而潛知倚伏此皆奇才出於天骨遠識

符於自然爰逮凡人不干其議所以時忌惑衆勑設孛條甲雖沉思緯象遊精數術名止齊於庶品道豈同於古人冒違勑之明文自貽伊戚挂繩非之峻筆何所逃刑然慮或告不眞法須更審請窮兩造方定片言

對太倉耳鈌判

太倉申左右耳鈌大農不稱其任

正月吉日國命旣懸於兩觀同律度量聖典每均乎四時況天子有司多方取則如或失墜其謂法何但不戒而具有虞何闕縱令器有隳毁亦宜隨事修補旣羸左右何成

出入太倉乾糺不恪將射隼於高墉大農叨忝厥官失庖魚於下局且如古今命官都邑一作都署聯屬沿革既異主掌斯殊不可歸罪一官責成一職重詰所謂庶符一作恤刑乎

對㮚氏爲量判

㮚氏爲量容鬴令人槪而不稅所司科之

謹其權量義叶順時範彼金錫道成厥器信斗斛而均制乃鐘鼎而齊功施之以平萬商立之而觀四國罔不以法貴諸合儀㮚氏職在爲量功期永啟既改煎而不耗亦自權而準之莫不審以方圓容之鬴豆炎煙散彩浮紫氣之

光芒洞響函規應黃鍾之宫律深模正典實利生民可以垂範將來可以行之天下概而不稅雅符師古之蹤按而將科殊桼平反之道桌氏旣無遺失圜因一作梓匠理合審詳罰乃有詞刑宜用恤

對度判

内官以竹爲引高廣之數法陰陽宗正以爲不中度請科之辭稱事所宜也非無故實

律歷攸同丈尺有準度必愼於圭撮高一作廣寧失於分寸苟昧斯義則非其人惟此内官聯於宗正權量法度無黍

累之差墨丈尋常豈毫釐之謬允酌故實克循前典旣法陰陽之數固因銅竹之宜科之則非訴者爲是

對斗秤判

太府寺去秋追三市斗秤踰月不送寺以市司違時徵銅四斤丞梅福訴云九月上旬平校畢

太府官惟度量務切權衡驗寶貝之充盈察泉貨之輕重校量斗秤甲令有時事屬司存不當踰月瞻言稽緩須寘科條梅福跡淪下列志追前古蹔轂九江之仙來從三市之任詞有所屈恐獲戾於錙銖道或可遵豈論愆於圭撮

薄言未息紛紜猶多宜窮五聽之情方按三章之律

對貯藁判

所司貯藁以三千圍爲積苫覆無芘防脂切籬合科何罪

秣馬所資唯草是用徵科百里輸納六閑黄白無差短長合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理則多僻從疑作縱勤苫覆終闕芘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旣非謬辜不免科

對磑分利不平判

吳丙王丁共有磑納課分利丙云有賸丁云擲

日知分所得無賸

吳丙王丁均期叶契雞鳴求利不憚孟軻之譏馬磨自資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升鬥顏寧厚於措囷徇彼錐刀䰧無懟於碎璧或陳其有賸許以無厭或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日有修短關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宜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尤然質劑既未研詳刑名豈能懸斷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對鏇樹爲杯椀判

得甲鏇榆樹爲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悠悠羣動各有定業明明財利爲謀不同惟甲肖形運乎天巧旣勤事於賈豎且効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掎漢社之星榆乃刳乃鏟揮郢人之風斲杯非承露未立雲表椀殊鍊藥空候淮南徇錐刀之小利損耕桑之大業若斬伐愆時未符周禮如彫僞不作自陶魯政夫除害興利禁末勸農罔或奢巧實防器玩器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時須雖懃敦本之俗難加惰業之罪幸殊游手宜寬祝网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四目錄

闕名二十五

對村人借鑵判
對有五熟釜判
對告家有九龍鼎判
對執蒲葵扇判
對並冠兩梁判
對禁楚製判
對權衡判

對引漏水判
對得亡印判
對獲古鏡判
對斫街樹癭造枕判
對造削判
對削金判
對好鉤判
對皮判
對戒豐判

對私制九章判
對斷錦繡判
對水石類銀判
對磨錢判
對無名錢判
對拾遺錢判
對鑄錢數倍判
對鍾官所鑄判
對母子權判

對織素判
對練不宿井判
對黃潤判
對龍輔判
對開銅坑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四

闕名二十五

對村人借鑵判

村人借鄰家鑵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處準令合比附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司百工之事無或不良惟彼村人幸參比屋既借鑵而攸要非抱甕而爲勞出門未覿於同人繘井先驚於敝漏雖罔離厥所而譴自已招異管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議事貴

在量情忝曰村鄰得來得往詳其故誤有重有輕向若狹肆通闤修衢隘路咽綺城之歌舞暗紫陌之烟塵物雖見盪夫何足咎况屬荊扉寂寞蓬徑蕭疎破由彼巳孰當毀櫝事匪因人爰煩投杼勤酬半價良謂合宜盪物容據減條損器何援比例輒云不伏深覺詞游

對有五熟釜判

封君有五熟釜而銘其口鄰人告違曰嘗有所

賜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賜之有恒

故百代之令典瞻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
貴元衮赤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居衛三命益恭韙鍾
氏之仕曹五熟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釜銘何恤於人言
出話不然覺善鄰之滕口有孚勿問騐所錫之徵人必也
正名此焉無咎

對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
所宜蓄

天子建德是班宗彝諸侯立家爰受分器業盛鼎鼐功昭

篆刻若使世濟不泯長子承主宗之規胙土云亡耳孫何克復之有況光涵（一作滔）沒泗氣溢歘汾煥彼龍文昭其象物何速戾於懷璧盍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對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效之或告妖衆

服玩垂則歲時交進韞狐白以禦冬裂紈素而清暑由是五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奇思歸錫寵委方圓以呈質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著號無算乙行均山仰時聞景慕執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卽好蒲葵式徇謝安之義事

符懷舊跡遂移風類折巾於林宗寧俟題於逸少將以妖衆孰謂欽賢宜從三宥之書無昭五詞之罰

對並冠兩梁判

丙爲大官令丁爲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丙云視省進膳丁云崇儒不伏仰正斷

車服以庸弁冕有等必章彩而象位具文物以昭德丁丙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饔人以敬理至於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囊一作裘方展危坐青衿之前雖非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

謬於殷道以兩梁之製觸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對禁楚製判

乙禁楚製 漢書云叔孫通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

衣裳楚楚須辨於采章雨雪瀌瀌以虞其燥溼瞻言乙也所習伊何異子臧之不衷載時人之將誠同陳咸之所衣爲大國之榮觀製豈變常事仍師古魯之縫掖君子嘉疑其茂儒楚之復陶當時不以爲罪庶窮閲實之典奚寘不辜之刑

對權衡判

景造權衡以百黍之重爲一銖以三兩爲一大兩所由科違令訴云調律仰正斷

景職此權衡性諧鍾律八音由兹遂播五聲從此克諧掌類義和主同尹氏錙銖無失於毫末斤兩匪差於黍累顓頊火正虞典銅衡苟有罪（一作非）宜誠合科結況三兩爲一大兩未爽於通規百黍以爲一銖頗合於古制將科違令事乃近於深文訴以非辜理亦宜從告免

對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衡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口吐轉注入渠法司以爲虛妄科不應爲不伏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爲魯侯之金鏞脗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主撮不謬玉節斯調晝夜必盡其規天地莫逃其算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琯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挈壺望朱雁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露時降波結霜盤之中晷刻相仍流泄衡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徵玉典而可刑不應

爲而匪爲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有罪焉請從罰杖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對得亡印判

丙拾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謫夫主司遂敢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途中神鵲無依遽韜形於私室丙也行用實爲亂常須寘霜科以懲曰拙

對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

琴忽破甲訴闕進令科誣罔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戶須任指揮甲於維嵩得之古鏡宛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翻鵁鶄是懷納用先呈銅印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挂竹應寵全形今日翻菱惟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緣擊欲尤誰過但空桑之里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聞化鼈況時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爲照膽理可緘心仍敢浮詞尚論闕進事同慙豕累匪厚顏何得牽迷公爲嫁禍令科其妄終非慎罰

對斫街樹癭造枕判

人有告木奇斫街樹癭云擬將造枕進金吾劾之

通衢四會奇樹衆鬱布夏葉以成帷聳雲柯而似蓋日來月往烏剝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囷而載癭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奇心規草竊揮雪鋒而斯就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違於獻芹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卽可嘉伊此木奇造進生於意表欲申芻議賞罰懵於愚衷請更斫根

庶寛抑曲

對造削判

丙居魯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爲度必禁於回邪俾夫越鎛燕函人能爲也宋斤魯削器得良焉丙隸百工人居肆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烟將視赤龍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徙之殊理暌於分野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乖中典

觀乎獨斷未息羣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對削金判

甲爲削金居其二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精鋼既鍊器用爰備或賦斯一鼓或徵乎九金俾人興行其利則博瞻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治百工居肆更列於周官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徒陽劍之奇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日久若新發於硎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礱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

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對好鉤判

睦州刺史齊顗好鉤廣召巧工有能爲鉤者賞金五鎰新安縣主簿錢本造鉤殺其二子釁之以致於顗從顗索賞顗不與云蓋是常鉤憑何索賞本乃抱鉤泣呼其子名鉤遂飛著父背刺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疑作聞前

齊顗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棄戟情惟奇古方欲好鉤未宣邵伯之風且傚吳王之躅錢本雕鐫擅美

冶鑄標能盡思侔於宋弓窮神等於越劍織形孕玉疑懸
秦女之樓曲影分鈎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何謝燔妻
旣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之從來此乃
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纔結著背之應斯彰
雖頻會於前聞終取驚於卽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
莫酬呂相之金先寡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合
推繩何者舐犢恩深將雛調切自可慕茲攜劍聊追五月
之歡豈得同彼釁鈎遽夭百年之命旣虧天性須寘霜科
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對皮判

鮑人恃財信之而枉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

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周禮是視鮑人爲韋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劒革則武豹斯別爲鞹乃犬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覩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雀弁之儀其服奚設烏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爲合度之資招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化惡爲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對戒豐判

施道安有戒豐人紿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

取以告縣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明作必有孚服以

爲度有而不珍越人何臧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誰信於

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構殊魏瓠之竒質何生濩落之嫌

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

人紿之行可知矣竊物爲譽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

誚於矇瞽取爲巳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

縣賞則及爾刑其捨諸廢賞則無勸將來置刑則有懲同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對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鷸冠好聚不可縏纓以朝司服爲官制章程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朝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非君命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之罰合於至當誰曰不宜

對斷錦繡判

河南府準勅斷錦繡違式之物遂並斷布帛精麤之異者市胥訴云妨商旅御史劾府擾人

詢於國章經綸有序思我王度軌物無愆苟不率常職司是舉冀翼京邑作式四方固當棄華敦素亦以提綱正物欲使錐刀之末濟人不競精麤之制周經是法蓋以事屬公家使之無爽杜其不軌理亦何乖然市胥以妨商薄言御史以擾人致劾隨時之義抑卽有之經邦大體宜從府見

對水石類銀判

嶺南村洞閭百姓水石大小類銀因忿爭打戾按察使科由縣令罪訴云因市易不伏

閩甌地隅粵嶠天嶮五鄰爲里辨方言之異華三品稱金徵土物之惟錯禮不變俗市貴從宜貿遷海壖集朝夕於泉寶交易嶺徼得闢石於他山義在隨時更法於易幣各得其所和均於類銀旣來謀於我人有殊抱布俄必事於彼衆暫似遺錢打戾爲嫌窒惕興訟軺軒按罪瞻繡服之增華邑宰移風聽琴堂而未靜寘之於理孰謂非宜

對磨錢判

甲磨錢質而取鋊乙告之訴不更鑄

緡鏹爰設銷鑄是司九府匠之以圓方三官匽之以文質雖五銖異制半兩分形龍馬之造化不窮權衡之輕重有數實惟泉貨校在水衡人之無良公爲不道微漢臣之賜蜀鎔範成姦非魏帝之夢陳錯磨抵禁立辟自貽於錢府舉法須密於金科欲無王衍之害曷云非隱將劾劉陶之議刑其捨諸且取鋊不定其少多致獄孰究其高下欲加之罪其無詞乎待窮揚可之告緡方許五倫之督鑄

對無名錢判

東門韜訴主司貿物吏詰之韜云祖有無名錢

易象定位尊卑之禮聿修人倫有序貴賤之容斯立布諸方策聲塵藹然至若爵列子男恩垂帶礪有謀謁帝方承萬戶之榮無種封侯亦受千金之賜陸子囊中之寶已惠私門張氏無名之錢且留公庫東門韜家聲不墜祖德彌光想昔日之恩輝恃曩時之寵寄貿天絕海槍榆知其不逮刳舟剡檝魂木媿其無施仰堂構而未微思必復而何已薄言公府方論赤仄之資爰詰主司更訴青鳧之鎰亦

冀雲油霧湛先人承元始之恩自葉流根後允奉永平之賜迹有符於故事理無紊於今時既於古而無虧豈在今而可抑謂宜從允以叶彝章

對拾遺錢判

乙拾遺錢於路縣科罪云家約儉有拾仰有取不敢失業

失得者在乎幾悔吝者生乎動苟或之昧其何以行乙乃妄人不慎厥德既儉拾而仰取亦虛往而實歸路有遺錢且效漢臣之鄙室而藏鏹庶同猗氏之富在國經而斯濫

寧家約之可遵且揭而書之縣未徵於古制貪以敗類乙見誚於詩人貽厥孫謀無聞以燕之訓恒有子禍將貽自掇之刑請糾其違用懲於悔

對鑄錢數倍判

江東諸監鑄錢數倍費使牒令停監司云恐棄山澤之利而工匠私鑄犯法

貨以通商財以利俗圜法施於九府鑄作行於四方輕重隨時子母由其遞用積流有象泉布所以得名國家立制經邦稽古爲理用天分地成其阜安之業聖作物覩有其

通變之勞使乎伊何曾不是識專命非據亂常有誅人焉
廋哉斯害也已請被刑鼎無擾監司

對鍾官所鑄判

庚爲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
錫未足

辨方制位大明治國之典立教富人必先因地之利設泉
府列鍾官將欲布金刀之饒盡銅山之積庚以伎能從職
鎔鑄爲勞獸炭炎鑪非烟上出梟工動扇騾吹傍飛無名
歸張氏之封因寵入鄧通之室自合預圖歲計先備年支

不見請於文符空有辭於鉛錫撫周書而太息有愧川流披漢史而長懷無聞岳峙仙臺按罪實爲通規主局致詞憑何逃責

對母子權判

順成方請爲母子權渝其好肉所司下科違法

調以玉燭天運和於四時用以金幣寶貨叶於三品是以榆花落影荇葉分形有母子之相權見大小之爲利歲用不足將救告灾秋其以登孰爲鎔鑄眷兹方郡年在順成稱彼兕觥則叶飲烝之義在其龜貝未詳豊有之期家蓄

三年自流衍於紅粟圓資九府實抵昌於丹毫守以規模猶違正典渝其好肉彌阻大同知無不爲何見妄從申請罪人斯得誠宜寘以科條

對織素判

樊貴使妻織素先示其式而告之曰必如此妻織遂善於式乃出妻兄訴州特（一作將）判合仍笞貴六十因損一脚履地不得貴不伏訴臺

龜浪披圖地演金夫之卦鵲橋構象天垂織女之星故能陰陽克諧琴瑟斯和其道且合莊敬表於齊眉其情或乖

忿怨形於反目樊貴飛鳴聖代飲啄昌期預詳結媛之談

早契伐柯之義皇皇受業初未見於拾青軋軋弄機遽有

聞於裂素蜘蛛網戶朝續斷絲蟋蟀鳴階夜催殘織光明

似雪未慙董永之妻皎潔如霜翻學王陽之婦兄莫能忍

是歸妹之無家女既不良何立身於有地閨門險詖醜行

已彰州將科繩罪人斯得有虧於禮善是責之難逃不足

與行何藉跛而能履以郭賀爲州牧用刑而尚寬既不疑

爲臺郎所訴之何益

對練不宿井判

丁爲水練不宿井七[illegible]代所司科罪訴云晝暴

惟彼組練濟斯軍國或易象賁于戔戔或詩人歌其皎皎理宜夜懸諸井晝暴於陽何得不務吳門之光坐乖魏闕之禮所司詰罪雅叶彝章丁則藩言何其厚貌請依司敗以肅爰書

對黃潤判

乙借甲黃潤示幽閨因被鼠齧甲索比筒乙以當土無請酬價甲不伏

財以工化物以商通既名奇而可稱於寶異而爲玩或有

韜筒比細光越象簟沉藻併華色迥龍輔貨且難得稱珍於外土寵無不利取悅於中閨皎皎當窗巳生紅粉之豔卿卿在室復覩黃潤之奇上客驚恃殊裴楷之未識相鼠斯齧惡蒼舒之啟智纖鐍不固誠毀櫝而亡龜詭異難求豈登山而採蚌依酬元價無徵本物既非吾土所有請絕詩人薄言

對龍輔判

張曾私家畜龍輔不獻

萬寓宅心四人各業不寶遠物載沐无風南榮之暄猶思

上獻東流之水必願朝宗所貴者忠誠孰非臣子所畜者珍物仍在私家況龍輔稱奇烏篆攸載潛匿不送彰聞有司雖馬駕鼓車天心廣被而人迷日用物議猶多律有明文刑故無捨

對開銅坑判

蔚州申管内銅坑先禁採昨爲檀州警發遣兵州庫無物可裝東剌史判令開銅坑以市物給兵幕一作募不闕軍機廉察使科違勅

星帶燕郊雲迷代郡地稱卽山之利人擅燒銅之業有勅

頒行無令採鑄頃以胡兵候月或度盧龍之水漢守宣風載撫飛狐之塞救兵屢發帑藏云空方興計日之師遂有隨時之義取銅以給在勅誠違應機而行於事有愬馮諼市義在昔未以爲非汲黯開倉於今不言其失斷從違勅理或可矜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五目錄

闕名二十六

對璧判
對轂珪判
對採木判
對橘奴判
對平慮判
對竹判
對盜瓜判

對芋判
對椑子判
對梨橘判
對盜稻橘判
對負甕判
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對鑿井獲鏡判
對方領爲衣判
對貲次如苴卜得乾坤判

對登城而指專席而坐判
對旄人奏散率木修防判
對常好種茘繼母出服判
對結交四騎獲豹不賞判
對被髮禱斗學盤盂書判
對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
對萊田徵稅閽人執事判
對損名馬式直講考經判
對父友操杖諸母漱裳判

對父爲人殺請母救赦判
對職名馬乞直講學判
對兼由徵收閉入其事判
對參室率藤給女殯族判
對投羨請十學鹽五書判
對諸文四歸羨務不賞判
對投藥落鑰母出服判
對吏人奏請卒木修防判
對鑿城而招卑甫而坐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五

闕名 二十六

對璧判

璧肉倍好太常以爲度失將薦不可

大璞不雕國寶爲貴許田私假諱朝宿之邑秦城可易獻章華之臺況祀地郊天或充禮物來朝入聘以表威儀然則聖人制禮特崇於饗薦王者之孝莫先於崇禋而二后在天聖靈浸遠四時成歲祭典聿修有事廟庭載陳珪璧太常所主大禮攸存凡厥薦陳須明制度惟此璧禮不虧

玉書色侔截肪肉倍於好同楚人之鄙識妄有疵瑕當魯禮之明祠而致違闕曠其所職不得無辜

對穀珪判

甲受穀珪之節爲使而易行除慝專以和難爲務法司劾之不伏

六節崇儀制參龍虎五瑞分命列自公侯備以寵章異其文質嚴國朝而式序戒原隰而斯皇莫不尚以珪璧爲之制度氣中浮曜本自生虹山下沉暉由來抵鵲擬秦城而韞價邁燕石以推珍璞琢言敷采就無僭起以軍旅恤其

凶荒易行除慝之規結好和難之義咸崇馭下克著彝倫將忝厥司實資謀政甲搢紳高踐符節光臨既載馳而飲冰豈四方之辱命蒲璧云始早逾列於子男穀珪致榮遂專城於方岳克謹天戒肅將明威居不失中思非出位寧遑啟處務協仇雠得晉侯之平戎有宣公之靜莒奚為不可而欲論刑易行本在剡珪此謬請分陶璧

對採木判

終南山下人每至冬中於山北採木縣以斬伐非時禁斷人云山南險遠終不可行

節彼南山森乎灌木百工爰度庶人斯採厲禁攸施妄掄材而必制操斧以進何斬伐之乖宜斬陽蓋取乎陰時伐陰須在乎陽月古訓則爾令令惟宜若斷彼良輈剡乎服耜考工有典諒亦難違儻革路載馳析薪負荷藍縷是阻巖險何階隨時之宜蓋取諸此

對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江皋芊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封君李衡取方於僮僕詳窺夏築珍味猶錯於包貢式遵周

禮物生必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於徽纆誠爲得宜

對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草駢植天花亂開裛香雨而增紅澹祥烟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愚僧之目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尤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罹於

刑典

對竹判

衢州申奉勑和市竹州送王芻司法科罪不伏

並仰處分

王者立制諸侯附庸海内之化可宏任土之宜克著軍國既有彝準州縣非無舊式眷兹鄘衛築新臺於浼浼帶以淇澳挺菉竹之猗猗雖禹貢分圻尚乎納秸而唐年作賦送彼王芻既失奉於芝泥自投刑於棘署司法科罪正叶其宜輒爲詞訴殊是疎僻且虧効職之方須速謗官之罪

對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無復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錢客家鄰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三摇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徇兹猨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

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於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爲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蒡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眞虛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對芋判

甲以蹲鴟自業丁告其惰農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采葑采菲止存其善甲以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藝彼芋區安厥蓬戶不知堯舜之力聿求天地之利有斯而享同計然於范子無悶乃可均沃壤於岷山鄙哉彼丁好許爲直昧長沮之自樂訝夫子之不勤告以惰農未聞其可或恐人慙相鼠務彼蹲鴟匪斧析薪頗黷緉紀則片言難折審慎攸宜請俟三緘方申一剖

對椑子判

柏禽南鄰有椑樹垂枝於家侍兒取以噉禽禽送官仰正斷

柏禽操深介直期在公清用理於家可移於國東家之棗

昔聞去婦之悲南鄰之桿今見侍兒之執論其嫉惡雖曰至公究其飾情終爲小行所盜不言多少量情應有重輕請更詳求方可裁斷

對梨橘判

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宏執信載橘來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衝俱破梨及橘並流梨散接得半橘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陪執信不伏

滎澤名區長洲奥壤土宜雖異川路攸通故使賈客相趨

乘時射利商人遞委從有之無大谷元光言移汴北江陵朱實欲渡淮南於是鼓帆侵星俱辭故國扣船忘夕並居徐城兩鷁爭飛雙帆不背異虛舟而見觸均鬬艦之相逢遂使橈逐蘭摧疑建平之柹下棹隨桂折若河上之查來落果於焉星散傍人由其鶩沒一游一泳橘包裹而全收載沉載浮梨漂零而半失然防慮之術未聞責已而深溺之弊直欲尤人乍尋似合酬塡審細便難允許何者梨因散失船則共傷若爲梨覔陪過自歸於毀櫝如損船索償理乃齊於指馬既非情故徒事披陳

對盜稻橘判

會稽楊眞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令訪知收辨科罪訴楊眞盜辨木奴復合科罪

汙泉芳稻風傳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戶之封青花竟吐色亂烟波朱實方成影分霞錦楊眞張辨植業營生楚旣失之齊亦未得且覆車改轍前代之通宜牽牛蹊田往賢之深誡豈有一彼一此俱行盜竊之心以公以私深失是非之路鍾離牧之推讓曾不留心淳于恭之助收豈知勵俗論犯雖知先後語罪諒乃同歸請勘兩家之贓方

定片言之獄

對負甕判

甲甕負被乙盪倒索陪乙不伏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豈其故爲甲且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爲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旣謝於挈瓶儆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修衢往來不接故爲搪突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闤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陪何足算但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

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鈎盾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弄田之所鈎盾是司牵絲效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如金入侍女之燻爐香焚百合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溼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爲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對鑿井獲鏡判

鑿井得古鏡不送官司鄰告違法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忽遇神仙之兆乙𨒂劬勞是務穿鑿爲功暫因梧樹之傍遂覽菱花之照光芒駭目騕褭明心見飛鵲之時來覩迴鸞之屢舞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留法將焉許自招其責誰復哀矜鄰人告之雅符公正

對方領爲衣判

甲爲方伯以黃紈方領爲衣丁告不伏

分土建邦地方千里擇賢授職榮加九命將以大煒時憲

欽奉國儀惠康庶績宣揚大化甲爲方伯實佩儀章旣剖竹以分憂佇坐棠而行政理宜潛潤德教廣扇仁風用申象闕之儀以副專城之望何得異文翁之簡化昧朱邑之廉平擅易長裾忽爲方領効韓延之東郡有制黃紈比胡質之南荆曷無清譽且簪紱之節禮有等威踰矩不祥僭奢斯咎服之不稱身之爲災自投三尺之書須免六條之秩

對貲次如苴卜得乾坤判

甲貲次如苴乙强力爲甲持錢舉半以遺侯家

甲告乙盜用錢乙云望依權力人不敢負又景
之宋卜得乾坤丁告違禁不伏
貲貨山積行役如流四人別其工商六位占其來往惟景
與甲食利遇時等朱公之在陶慕梁生之適越豐其家產
列次於苴觀彼國風將之乎宋小人窺利冀獲浮雲之財
君子于行希就隕星之郡既假人而出舉實跂予而望之
乙寡貞廉欲附其末既虧典禮誠不足徵異管仲之處南
陽同孔子之去東魯所持雖則減半將存故未全賒縱見
遺於侯家實無追於殷道徒資權要空遇乾坤據法律而

未通在禮經而無禁甲稱盜用頗涉盜由丁告差違豈爲差謬文飾其過猶掩耳而盜鐘詰問其源殊疾行而惡迹乙則有罪景乃無辜彼按三章用肅嚴霜之典此詳五聽須寛類玉之條狀迹旣造殊途剖斷豈宜同罪

對登城而指專席而坐判

甲登城而指乙告其惑衆甲云實無妖言又丁專席而坐庚遂弔之或以爲失禮庚不伏

禮經爰備喪紀攸設君子行之以立身賢者俯之以合道理須非禮勿動循不愆之威儀臨而必哀弔有喪以匍匐

甲也未達自貽登城之罪庚也有儀俄驚失禮之謗彼則

戾矣此何誤焉且登而不言旣異仲宣之賦弔而未爽無

違孔父之經撫事勞於三思片言申其一割但指則爲惑

何必有於妖言弔其有喪寧可科其失禮向若登而不指

乙告卽曰誣人坐而不專庚弔便爲失禮况理則無昧事

其可觀自邀惑衆之科未闕弔人之禮寘甲之罪斯爲得

歟論庚之辜頗多失矣

對旄人奏散率木修防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旄人奏散不以彝爲惠文

冠所持辭云屬鞮韈氏又柴桑備陽侯修防率土木丁獨不從曰將侯息壤無何堤成徒告其妖縣以爲瑞科告不伏並仰正斷

朔南聲教萬國賓王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日本歸獻越沙海而西浮陽侯順流泛滄江而東徙衣冠所列是同於中外帷蓋其飛有觀於今昔而賜之禮樂飾以隄防歌鐘之奏已聞土木之功爰事將使陳茲禁蘇無差絕國之音乘彼柴桑有廣通津之備彼而奏發稍失有常此獨不從實乖於衆遽彰糾禁幾抗成詞初引罪於鞮韈竟登期於息

壞職司之分是則可矜妖妄之疑未應爲允惠文所劾旋人不可寘刑息壤既成縣斷理宜稱瑞各從案記庶用平反

對常好種荔繼母出服判

戴子恭平居常好種荔時人以爲不道又曾元母出不知服

易曰出處語默非一途語曰愼終追遠民歸厚則所好不等有如其面合禮而作難責因心戴恭戴安之餘曾元曾參之後二十八宿外當處士之星七十二人中有至孝之

性幽寂水石高山景行多所仰止信而欽風絃歌取樂無忘種荔霜露增感早切采蘭居然傲時遵是繼母春池湛澹萋巳綠風樹蕭條靜復鳴葟葉相依亦謂盛矣屺岵無托則可親之將備歎歲無情故匣竚期剪緝别偶雙飛將高奇致化成異物結而爲裳思得其趣不苟制服曷所見尤楚客興歌江潭可想周公範法日月斯懸彼俗何知正刑不濫與其嗤誚豈如勿言道存固合賞人義盡理難論罪

對結交四騎獲豹不賞判

南郡元栖好黃老通德結交四騎所由以爲非
宜又捕鳥鼠獲元豹訴不酬賞
乘軺持斧漢家有直指之使鳥獸草木舜典標山澤之官考行議能以先清舉選徒校獵自符月令抱甕矯俗已見褒升徒搏異物不聞加賞假漢廷之跡猶或心勞越周家之雄乃聞手格州科妄罪須正本條使稱違式未詳其事

對被髮禱斗學盤盂書判

甲被髮禱於北斗乙告其詛云俟家恐盜又丁學盤盂書庚相爲引重後遂舉行其罪或止之

甲云以此報德

律防姦慝書垂勸誡有犯無赦德懋必彰載以玉條藏之金匱使邪妄知禁忠義有憑至如北斗星象東臺祕蹟非愚庶之所規祈實詞儒之所探練甲被髮以淫禱丁伏膺以獵精乙摘詛以明辜庚引重以旌譽詰理則事窮討賊原心則情在崇儒證漢代之浮訛荐彰其蠱習殷時之典訓載穆其方且祝詛星歷刑莫重焉銘頌盤盂道亦斯在息夫妄惑其術昔時已滅其身李尤刻緝其詞後世亦高其旨曲而不離請標釁於詳刑婉而且微聞舉罪以酬德

乙之所訴請寘金科或人止之恐昧前典

對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

甲逢故人引入漆室遂患漆瘡訴云料理又景版授刺史著緋袍村正云不合

甲以芝蘭同味早託葵歌景以蒲柳侵年方忻艾壽烟火相䔢昔是往來雷雨或覃卽承恩造鷄居鶩飲共申東戶之遊鶴髮雞皮載煦西山之景既無猜於杵臼遂有奉於絲綸攜手入門引故人於漆室披襟就服僭常例於緋衣乙如聶政之容相看不識景方麗統之秩卽事何慙頭面

有瘵自均無過耳目不審豈假論辜揣其訴端堪取笑於周客詳其告狀欲何罪於堯封染患自是晦明在法寧加老耄探情未虧於通恕據律不犯於正條便宜嚴霜慮傷非罪乙與村正咸釋爲宜

對萊田徵稅閒人執事判

萊田舊不應稅縣令有徵納又客戶閒人請移執事

國家分出輶車董諸田戶斂我唐典藝夫周舊別農郊於沃塉貫流傭於版圖何疑於萊田之征而失於閒人之職

豈徘徊中曲候周郎之顧將疑後素招子夏之詞然乃疆名旣訓畱業須分上下宜繫井邱有菑而畬均其易歲自門及野化以同人若未給於棠陰或恐隨於蓬轉惡夫外臺徵稅尚起異門客户請移方徇常職且禮有恒斂豈宜據於故人改執事何必越於鄉寘加於刑便以愛羊廢禮立案爲限知其爲虵畫足必也政宏通變人急遷移稅錢或致於所收州縣難辭於爲擾事未重詰愚或痛諸而執簡書刑使不若凶年人散省其謂何現在甄詳方可鑒定

對損名馬式直講考經判

損名馬式又直講請考專經

六藝式崇執馭爲重九流分派經明可尚執鞭投策先古所宗聞道尊儒禮訓攸著凝想攸乙思所出羣瞻言於丁學優而仕規玉臺之妙式遠求名馬崇金籯之奥義載想蹲龍故得權奇之形事光於鎔鑄切磋之道譽闡於膠庠紫燕雲飛影弄珂前之雪青衿日就來呈席上之珍既而欲騁長途遂得榮參直講且乙之無故或至損傷丁以有功理宜襃進免科已從寛宥合賞須即告知職司既在專經可得更邀他伎判放之筆詎曉通途告濫之詞未爲高

見

對父友操杖諸母漱裳判

得甲造父友操杖從之友將爲謀已命子毆之

又乙脫犢鼻裩命諸母漱之庶弟告違禮

凡適於尊必聞操杖欲敬諸母豈可漱裳見父之執雖退讓而明禮逢彼之怒遂嫌疑而未防且掛竿之資誠爲穢服几杖之類克謀長者將害已而令毆此已負人取諸衣而見滌亦彰無禮子承父命或迫嚴顔季論昆非攸乖禦侮一未離於飛鳥兩難漏於吞鯨